

五 四 以 来 話 剧 剧 本 选

霸王别姬

宋 之 的 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3032

霧 重 庆

(五幕話劇)

宋 之 的 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七 · 北 京

內 容 說 明

这剧本叙述抗日时期一群大学生流浪重庆的悲惨遭遇。

剧作家宋之的(1914—1956年)通过本剧,揭穿了所謂战时首都的黑暗面貌,告訴人們:在發了霉的社会里,即使是純潔的青年,如果意志不坚定,也会沾上社会的毒菌,腐蚀了灵魂。

抗日战争后期,本剧在重庆、桂林、香港等地上演,被認為是优秀剧作之一。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6号

人民日报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号85字数70,000 开本787×1092 $\frac{1}{32}$ 印張3 $\frac{3}{4}$ 插頁2

1957年5月北京第1版 1957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500册

定价(7)0.35元

統一書號: 10069·36

定 价: 0.35 元

人 物

林卷好——女性，二十四岁，北平C大学的学生，事变后逃到南方来的。

沙大千——林卷好的爱人，二十六岁，也是北平C大学的学生。

老艾——二十九岁，一个没有名望的作家。

徐曼——即苔莉，二十三岁，老艾过去的爱人，林卷好大学一年级的同学。

万世修——二十七岁，沙大千的同乡，也是中学时代的同学。

林家棣——十九岁，林卷好的妹妹。

袁慕容——三十六岁，一个官吏。

赵肃——四十五岁，难民。

赵氏——即二太太，四十一岁，赵肃妻。

顾客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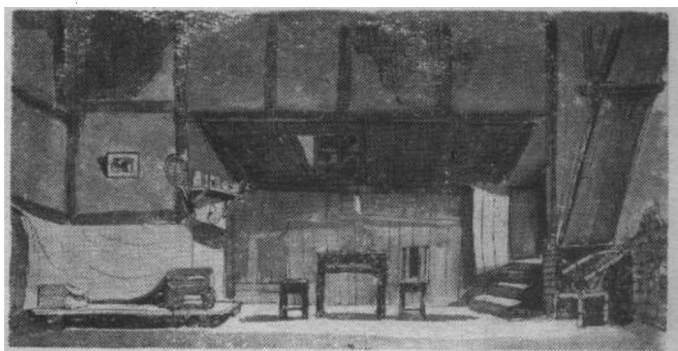
顾客乙

医生

看护

男僕

送信人



設計者：劉一民

第一幕

時間：一九三八年十一月。

布景：在重慶，有許多房子的構造，因為街道的坎坷，是頗為別致的。特別是沿馬路上，以為是三層的樓房，其實三層樓底下，卻還有兩層。但又不是地下室，是由於山勢的高低建築的。

現在在舞台上的，就是這麼一間屋子。這屋子也算二層樓，其實是和上海衙堂房子的閣樓差不多的。這二層樓和大街上的馬路平行，因之，有一小塊窗子是開在馬路邊上，不時有煤灰，甚至行路人的痰吐進來。透過那小窗，可以看見馬路上急遽的行人的腳。

另外兩扇窗開在屋子的左角，向着衙堂的台階。人們從那台階上上下下，到馬路上去，或者到底下來。這台階很狹，而且很暗。我們舞台上這屋子，幾乎一年到头

都見不到陽光，倒是有時候，霧會從那兒輾轉地擁進來，使得本來已經陰暗的屋子里，更顯得潮濕。——這屋子是陰暗而且潮濕的，甚至連牆上都大膽地滴着水。

開幕的時候，已經是傍晚了，屋里很靜，街上很雜。夜的重慶正在活躍。屋子里沒點燈，只借了路燈的幽光顯出一點兒輪廓。台階的窗子外面，兩個抬轎子的剛剛走過，一面嘴里叨咕着他們的術語，像：“抬頭望”，“高山上！”“哦，滑的很哪！”“抬的穩嗎？”“左手，左手！”仿佛有一個人故意地走在右手，有了小小的爭執，而終於是在一句“先人哪！”的口頭語里，各自走散了。

一個人走進了這個黑暗而且孤寂的屋子，頭髮很長，有點蓬亂，戴一付近視眼鏡，穿的很壞，走路很遲緩，但卻並不萎縮，自然有一種神氣。他顯然是一位熟客，看見屋子里沒有人，就把手里的東西放在桌子上，擦了一根洋火，借了火柴的光，他周圍看了一眼，便急忙地走到電燈開關的地方，扭亮了電燈。

屋子里空空落落的。

沒有床，鋪蓋就鋪在地上。一個皮箱躲在鋪蓋的後面，開了蓋，翻得亂七八糟的。唯一的點綴是一張竹制的方桌，却只有一個矮腳的凳子，用麻繩綁了放在一端；另一端，一只箱子豎在那里，上面且鋪了點什麼，想來也是當凳子用的。

桌子上有幾本破書，和碗、筷等堆在一起。

一個女人跟了進來。

赵 氏 （吃惊地）啊……你？

老 艾 我姓艾，常常来的！

赵 氏 我还以为林小姐回来了呢！

老 艾 我没有想到他们全不在家。

赵 氏 林小姐是下午才出门的。（仿佛讲着一件秘密似的）
一位坐汽车的小姐来看过她呢！

老 艾 坐汽车的？！（他略微想了一想。）

赵 氏 顶体面的小姐！

老 艾 唔！

赵 氏 （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这是林小姐的信。

老 艾 请你放在桌子上吧！

赵 氏 （殷勤地）您要是渴了，楼下茶炉上有开水。

老 艾 谢谢你。

赵氏把信放在桌子上，觉得无话可说，预备走了。

林卷舒回来了。

林 卷 舒 （显然是跑了很多的路，兴奋，却不免有点疲乏）

老艾！

老 艾 回来了！

赵 氏 （急忙地）林小姐，您的信！

林 卷 舒 谢谢你，二太太。（把信拆开来读，但是读到中间，仿佛很不高兴）真见他的鬼了……哦，二太太，坐吧！（依旧读信。）

赵 氏 坐不住哇，里里外外，就要我一个人，哪儿还有坐的工夫呢！林小姐，是家信吗？

林卷好 現在哪兒還有家信呢！（對老艾）家棣的信。

（遞了一頁在老艾手里。）

老艾 唔！

趙氏 （搭訕着）這年頭哇，真是作孽！像小少爺，活蹦亂跳的，說聲病，怎麼就死咧！

林卷好 （隨口答應）死了倒好！

趙氏 您可不能這麼說，年輕輕的，心總要往開里想。死了一個，就會生兩個的！

林卷好 再生嗎？我倒也不想！

趙氏 噫，總是前生欠了他的債，這輩子來討了！

林卷好 倒是虧了你們趙先生，也跟着忙了這兩天！……

趙氏 快別這麼說，林小姐，都在逃難，難得碰見同鄉，又住在一塊兒，這也是緣分。要不是打仗，你們在北平念大學念得好好的，怕一輩子也碰不到呢！

林卷好 總以為帶到四川，他這條小命可以保住了。誰曉得又水土不服，空氣也壞，住的地方又不干淨——早曉得這樣，在退出南京的時候，也像別人似的，丟在大江里倒干淨。

趙氏 真是末腳年，在數的難逃了。林小姐，您前幾天說的那個小飯館，什麼時候開張啊？

老艾 （抬起頭來）要開張了嗎？

林卷好 哪兒能這麼快，房子還沒有看妥呢！（把最後一頁信也遞給老艾。）

老艾讀信。

林 卷 好 你看大千这个人，可是該死！准又是他写了信，
跟妹妹發牢騷了！

老 艾 她信上說要到四川来了呢！

林 卷 好 来受訓的。

老 艾 这个小妹妹，比我們老大哥强多了！

赵 氏 您要是真开小飯館，反正都得用人，我跟我那
当家的，去給您跑堂，掌灶，倒剛好合适。

林 卷 好 哪里，你二太太这么好福气！

赵 氏 得了吧，林小姐，您东家子不知道西家的事，
我这个罪可受够了。說起来呢，我們先生是他亲哥
哥，我还算他的嫂子。可是您看我里里外外，忙的
还像个人哪！洗衣服，燒飯，連尿 罐都得我去倒
哇！

林 卷 好 哪兒，到底是住在亲弟兄的家里！

赵 氏 亲弟兄，自个兒要沒本事，連亲 爹都 靠不住
的！

林 卷 好 赵先生为什么不找个事做呢？

赵 氏 他呀，在家乡办教育，已經做了科長了，倒也
滿走时的。誰知道逃到这兒来，东碰一鼻子灰，西
碰一鼻子灰，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就这么捱
下了。所以我想，这种年月，有什么法子呢，跑堂、
掌灶也是人干的，总比吃碗閑飯强。人哪，到了什
么地步，就得說什么話！

楼下一个女人怪声怪气地叫：“二嫂，二嫂！”

赵 氏 （没好气地）来了！你看这不是又吼叫了！一时一刻也离不开我。

赵肃急上。

赵 肃 （向赵氏）叫你咧！

赵 氏 耳朵倒尖！

赵 肃 怎么？

赵 氏 不管是猫叫，还是狗叫，你总听得见。耳朵那么尖，有什么用啊！

楼下又怪声怪气地喊：“二嫂，快来呀！”

赵 氏 来咧！又不是催生，要这么急干嘛！（下。）

赵 肃 （目送赵氏下，摇头）真是丢人现世！

赵氏突然上。

赵 氏 我怎么丢人现世？我怎么丢人现世了？你说！你说！

赵 肃 （瞠目半晌）你看你这个样子吧！

赵 氏 你的样子好！你的样子好！自个儿没长本事，养不活老婆、孩子，倒说我丢人现世了！（气嘟嘟地下。）

赵 肃 （嘆了一口長气）瞎！（坐下。）

林卷好 （馬上警告）当心，那凳子腿是坏的！

赵 肃 （站起来，端詳了一会）綁了麻繩，不要紧，不要紧！（又坐下。）

老 艾 大千呢？

林卷好 他……（看看有赵肃在座，又把話咽了下去）还不

是那一套！

赵 肃 这位是……

林 卷 舒 艾先生！

赵 肃 艾先生，久仰，久仰！

林 卷 舒 （介绍着）这是同院的赵先生！

赵 肃 （搭讪着）艾先生，看报没有？

老 艾 方才站在街角，看了一下大标题。

赵 肃 怎么说？

老 艾 也没什么，这些日子仿佛倒沉寂起来了。

赵 肃 就是这沉寂里头，才有文章呢！

林 卷 舒 啊？！

赵 肃 街上的谣言很多，听说是英大使就要来了！

老 艾 干什么？

赵 肃 （用着讲秘密的口气）调解，说是要和呢！

林 卷 舒 （嘲讽地）又是茶馆里听来的吗？

赵 肃 茶馆里的消息，比报纸灵通多了！

老 艾 （没好脸色地）那才怪呢！

赵 肃 条件据说已相当接近了。东三省租借三十年，
敌人无条件地退兵，双方都不赔款。

林 卷 舒 怕没这么方便吧！

赵 肃 真的！是日本人提的条件。现在只差着一点，
说是前方的军事将领不答应，他们是想把日本人赶到海里去的！

老 艾 唔！

赵 肃 艾先生，你以为怎么样？我看是和了也好。第一呢，武汉、广州都失掉了，再打也没有趣味；第二，憑良心講，条件也不算苛刻；第三……第三……

老 艾 据我看，这都是夢想！

赵 肃 怎么夢想？千真万确！鬼子也支持不了了。第一是游击队就叫他受不了，我們家乡那小地方，也起了游击队了。上个月，家乡的一个把兄弟写信来，說他做了司令了。他希望我回去帮他的忙。那自然哪，我早先在地方上办教育，很有点兒力量，我要是回去准保有办法。可是第一，路途遙远，这笔旅費难筹；第二，孩子、老婆丢在四川也不放心；第三……第三……

林 卷 舒 第三又怕有危險，是不是？赵先生！

赵 肃 哪里，哪里，哈哈！所以我想还是在四川找点小事將就將就算了。

楼下又是那女人怪声怪气地叫：“二伯，二伯！”

赵 肃 （急站起）真是釘屁虫，連一会儿都不放松的！来咧，来咧！（走到門口碰見了万世修。）

万世修上。万世修虽然也还年輕，可已經蓄了小鬚，穿長袍馬褂，走起路来，像个小紳士似的。

赵 肃 你找誰？

万世修 我找姓沙的。

赵 肃 沙太太，朋友找！（下。）

林卷好 （迎了兩步）啊，老万！

万世修 （滿面春風）少見，少見！哈，老艾！（急忙跑上前握手。）

老艾 （冷冷地望着赵肃下場的地方）真是個寶貝！

万世修 寶貝？

林卷好 他是講那個姓赵的，其實人倒還好的！

老艾 壞就壞在這“還好”上，不壞也不好；索性壞出個樣兒來，倒也容易甄別了！

万世修 （快活地笑）哈哈！老艾真行，不愧人家都管你叫艾嘸子！這兩天看報沒有？

老艾不語。

林卷好 也在茶館里聽到了什麼消息嗎？

万世修 我現在住在重慶大飯店，好久不坐茶館了。

林卷好 重慶大飯店？

万世修 三〇三號！（從袖中拿出一卷報來）這是我登的廣告。

林卷好 干嘛？

万世修 你看哪，這兒，這兒！

林卷好 （讀）“活神仙万世修批命論相！”（奇怪地望着万世修。）

万世修 活神仙是我的別號！

老艾 你怎麼會是活神仙？

万世修 馬馬虎虎，認真干嘛呢！

林卷好 （讀）“預告：敵機今日不來！”

万世修 这是我的一点小噱头，显点本领给人家看的；
就像唱戏的似的，还没亮相，先来句倒板，吊吊观众的胃口！

林卷好 （诚恳，却不免有点忧伤）你 怎么想到了这一行呢？

万世修 一句话，要吃饭！

林卷好 难道我们为了要吃饭才活着吗？

万世修 可是不吃饭也活不了哇！小姐！

老艾 吃饭并不是目的！

万世修 我也晓得这不是目的。可是我文不能执笔，武不能端枪；抗日固然没份，救国也需要才学，心里一烦，得，给人看看相，吃碗现成饭得了，好在是大家还需要。

老艾 谁需要？

万世修 自然是你不需要，我也不需要。有人需要。比方想升官的，想发财的，想恋爱的，想谋事的，丢了钱的，丢了人的，想爹妈的，想子女的，想老婆的，想男人的，就都需要。逃难到重庆，想碰运气的多得很呢！比方卷好，不就计划着开小饭馆吗？

林卷好 我是不想碰运气的。我想，既然逃到重庆来了，就不能这么白瞪着两眼闲着，总要想法子活下去。要是生活不成问题，就该做点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工作。

万世修 这是你的理想。我呢，头脑简单，也没有什么

希望。既不像你似的，想做更有意义的工作；也比不得老艾，可以到前方去搜集材料，写文章，我誠心誠意地敬祝你們成功！也誠心誠意地請你們兩位帮帮我的忙！

林卷好 我們能帮你什么忙呢？

万世修 听我說呀，我的看相，有个規矩。起課一元，看相三元，細批八字另議；每天上午九点至十一点，下午兩点至五点，五个鐘头，只相二十号，多一个不相，过了鐘点不相。头三天，我想請老同學們都去給我捧場！

林卷好 我是不要看命的，况且也沒有錢！

万世修 又不要你看相，也不要你花錢，只要你給我捧場。头三天，二十号有多沒少，叫人家看看熱鬧。

老艾 这种騙人的事，我不干！

万世修 又来了，老艾，这种年头，何必認真呢！秦叔宝那么英雄，困在济南城里，也不得不受店小二的欺負，何况我們！比方說徐曼吧……

林卷好 徐曼？

万世修 对咧，我們的老同学徐曼，現在改了名字，叫做苔莉小姐了。你想，她当初死了爹媽，要是像你这么認真，这世界还有她的份？怕早就餓死了！

老艾 算了吧，算了吧！

万世修 幸亏她想的开，搖身一变，馬上就是上海的名舞女，四川的交际花。現在跟袁主任打的火热，出

入都是汽車呢！（看看情形不对）哦，对不起，提起徐曼，伤了你的心了。

老 艾 （冷笑）哼！

万世修 那么，一定捧场！我要走了，大千回来，替我约一下吧。再见，不送，不送！

林卷好 （送了两步）再见！

万世修下。

林卷好 （温柔地）老艾，你——比方说，有时候也还想到徐曼吗？

老 艾 不，早忘了！

林卷好 （半晌）你真是一个奇怪的人！

老 艾 我？唔！

林卷好 我想她就不会。她要看你病成这个样子，不晓得会怎么伤心呢！

老 艾 卷好！

林卷好無語。

老 艾 不提她吧，隔了这几年，大家都变了。怎么，大千还不回来？

林卷好 准又是去办磕头外交了！磕来磕去，结果是一个铜板也磕不来。他近来牢骚多的很，考空军没考上，孩子又死了，又没有钱，又没有事情做……

沙大千上。

林卷好 嗨，外交家回来了，老万刚刚走！

沙大千 我在门口碰到了，这家伙，又在捣鬼！